

禮堂日鈔

漢書門	
九四八	類
七	號
一	函
三	册

內閣文庫	
九四八	漢書
七	號
一	函
三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4
冊數	2 (1)
函號	299 125

299-125

禮堂日鈔

禮堂日鈔





士古庫
田

淺草文庫



道光七年
秋自蘄
州見氏千
墨庵閑雕

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儒先之書學者不可一日不讀子朱子輯周張二程遺書曰近思錄不求諸廣博而求諸切近誠以下學入德之門工夫宜鞭迫入裏必取先正名言逐一從身心體驗乃爲有益束書不觀與誦言忘味者均無當也宋元而後理學之書日富彙鈔者亦代不乏人是編斷自國初諸大儒卽近時碩彥之論亦間附一二搜羅不矜繁富而詞粹義精卓然有體有用之學讀者誠能究其指歸尋其理趣精而上之可與語宋五子書矣抑吾

於吉雲之輯是編也知其志尙一歸於正學業日進
乎醇異日文章事業必有大過人者在而非徒孜孜
矻矻勤於編輯之足嘉也故樂得而序之
道光七年長至前三日桂船韓封

儒先之書所以收攝人之身心而歸諸正者也省三
幼稟庭訓課誦經史外惟將前賢闡發性理學問之
書究其旨趣而晰其義理因取 國朝諸先哲有體
有用之語手自摘鈔以其言顯而易入詞近而旨遠
也然 國朝名賢之書亦甚夥矣精微廣大之說未
暇深求而金匱石室之藏亦未能博採止於家塾所
有凡切於日用飲食關於世道人心者卽單詞片語
亦爲鈔錄不敘先後日有課月有程積之旣久得若
千卷而先世嘉言亦謹錄一二以無忘先澤焉省三

賦質凡下讀書未有心得豈敢於儒先之書妄有去
取惟誦讀之下覺其言之有益於身心者再三尋繹
不忍棄置爰輯而藏諸篋行聊以代鍼砭之藥石云
爾

道光四年歲在甲申秋日吉雲貝省三

陳新畬漕帥書

吉雲大兄足下話別以來忽又十日未審有新得否
委書楹帖草草塗抹殊無足觀其句系先正格言頗
警切并跋數語以誌忠告足下英年力學言論如雲
見示日鈔挑鐙細讀由修身以至窮理由從政以至
恬退靡不輯錄校閱之餘不勝欽佩足徵志趣識量
大有過人處其中可去者數十則另簽案語於上鄙
意如斯尙希裁定第更有規於足下者讀書明理尤
以養氣爲先沉潛爲上然後能任重致遠另錄養氣

說數條伏希省覽既蒙不棄諄諄下詢故敢佈其愚
衷承囑弁首雖不文其曷敢辭因初二日出按各屬
查閱行伍俟回署時當卽報命擬於明日奉詣暢譚
飫聞所學幸勿他出前聞足下尙有經濟彙編及書
畫錄等書望付下因輶軒多暇儘可檢閱以消岑寂
以覘高才將來文章事業大有望於足下矣並此問
候惟照不宣弟陳中孚頓首

顧醉經居士書

二月十又二日顧承再拜吉雲大兄足下承夙好讀
書尤好讀儒先之書以其言皆切於日用事物當行
之理而入於身心性命之微雖欲離之而不可得也
然資稟薄弱於反求之功甚疏竊自愧焉足下年少
好學而所爲學者又非記誦辭章之習獨求諸先哲
之微言孜孜矻矻鉤其元而提其要讀日鈔一書用
功可謂勤矣夫古人之學所以講而明之不憚其詞
之繁者將以有諸己而見之行事也學不講則理不

吉雲室日鈔卷一
明理不明則人道有所未盡人道未盡則見之行事者無非人欲之私而天理幾乎熄矣故學之不講聖人且以爲憂而後世乃諱言之不亦異乎儒先之書自宋五子以來甚廣博無涯涘足下由其博而歸諸約獨取國朝諸賢之書彙而鈔之蓋時代近而觀感易誠讀書之良法也足下體之於身而自得焉則所謂坐言起行者將於是乎在異日立身行道以成不朽之業舉不外乎是書矣足下其勉諸承頓首

吉雲室日鈔卷一

東吳貝省三輯錄

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

心一馳卽苦樂亦苦也心一返卽樂苦亦樂也

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

連日取薛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何以觀曰一

讀書錄卷一
觀之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有人問處事之道先生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飢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能事畢矣

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予力不能

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

右孫鍾元
徵君語

人必知道而後可以言學亦必知性而後可以言道予生平無他嗜好惟嗜讀書常咏古人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爲其言未盡蓋理無窮書亦無窮終其身悅懌其中焉耳十年不足以盡之也人生自童年以後嗜欲日增知識日繁自非端之以

訓誠嚴之以師保則心志流蕩而不知約束故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根柢而大學者所以擴小學之規模也

夫道者治化所從出也空言不適於用君子無取焉禮教治於未犯之先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穀蔬也藥石偶一投之穀蔬則一日不可缺此善養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

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若夫灰心槁形自命曠達有道者弗居焉

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爲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乃學者不失之麤則入於腐談心學而無得於大中

之秘論用世而無見於經權之宜均無當於讀書之識也

天下事非誠不能動非識不能照誠以運識蔑不濟矣

民生爲社稷之本吏治乃紀綱之要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也養兵休民而後可以大舉也理財雖曰急務

必爲久遠之謀用人尤關治體仍嚴冒濫之端
人必有真心乃有真品有真德乃有真業
爲政之道莫先於教誠而教誠之道尤當根心以出
之因俗以理之諄諄焉如父母之訓其子師長之詔
其弟使民欣然皆有樂於爲善之心而無甘於不肖
之意間有不率然後齊之以刑則人服而不怨此子
羔之所以感別人武侯之所以服李平也
古人治天下之大要吏治與人才而已矣有吏治而
人才愈盛有人才而吏治愈淳

衣食者生民之要務禮樂者維世之大防古之帝王
所以治天下者不過此二端所謂富而教之也至於
刑罰廼不得已而用之耳

人情世變在先覺而察之使之無間隙之可乘則持
身涉世兼得其情與理之中蓋設誠力行與防奸馭
詐其道相爲表裏每讀周易見聖人於小人情僞無
不盡知之是以元吉无咎耳

世俗豔稱富貴輕藐道義見潔行爲善之士則相與
揶揄幾欲束之高閣要之天理在人良知難掩德固

不孤而蘭爲國香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
平疇遠風秋林紅葉莫非佳况復味古人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之言覺夢魂俱愜豈復有東華道上之想
哉至於服食養性之術亦知嚮慕而未得其傳近惟
學息心省事一著似是不傳之秘訣耳

心清則氣調氣調則身安此養心之法卽養身之法
明窗暖室屏去一切返觀自家澄然不滓處何病不
消暇則與家中兒女笑語雍雍勿自取煩惱也
今春光明媚可將餘地起一書舍栽花種柳自然有

清明氣象禮義是行已大規模清靜是晚年真受用
再以良藥濟之雖不能上壽古稀可望也

右魏文毅
公兼濟堂

集

聖人之學始於立志成於躬行

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 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
治物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
欺於天有何不敢告天之事既不敢告人復不敢告
天必恣吾威福爲所欲爲視宦途爲壘斷以人命爲
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及其

子孫始欲微倖微功懺悔重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
惟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依法以削蓋官者勢
與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於吏治也功多則臧過
多則否其於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於立身
接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繫可冒昧
恣睢而不知簡黠乎

教我以道勉我以行告我之過成我之名下則韋布

上至公卿有一於此如父如兄師友贊

天之生人具有此理違之則非順之則是以此合天

以此求己易存者心難任者意循理箴

曰寬曰嚴秉白 昭代理雖無違法或有悖守之守

之勿詘勿貸勿謂誰知勿謂何礙守法箴

理既明矣法既平矣毀矣成矣辱矣榮矣素其位而

行矣進可以仕退可以畊矣安命箴

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方貧賤時豈其無因者患難相

恤也有無相通也不則延譽而知名不則升堂而拜

母也是而可忘孰不可忘貧賤交箴

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寤寐思之死生以之朋

友之義大矣哉且四倫元氣也朋友風雷也鼓動而後相濟相濟者相全相全者相知之至也愚故曰朋友之交如泰交

諍友箴

人不交我必我之無益於人也我不交人必人之無益於我也惟兩相擇則兩相得也雖然盲者負斃者而走兩相用則兩相治矣故朋友亦不廢偏才

擇交箴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

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讎

誨屬吏如師之教弟閱招詳如弟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書

君命可以不辱矣
執事廉介自持肝腸如雪嘗言生平所見居官之家祖父喪心取錢欲為子孫百世之計而子孫蕩費只如糞土不旋踵而大禍隨之此執事自愛愛人之格言也尤當書紳以志不忘若一切是非毀譽悉歸於天與命而平心處之又何慮哉

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也人虞詐歟俗健訟歟行誼悖歟天物暴歟淫祠盛

歟有一於此足以致災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扑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爲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捐性命不足以償矣

爲地方養元氣爲國家惜人才

近見士大夫率以感應篇勸世自是好念頭吾謂以禍福勸不若以名節勸之之爲切方今吏治多雜何不集古儒吏廉吏才吏勞吏四種爲一刻使作吏者

知所自擇以求進於古人之一班耶

再入長安惟以職業酬應爲學問妄謂卽事卽理並言語亦可省却雖一時諸君子留心此道尙不乏人而仕宦中必能立定脚跟不爲一切奪去者乃可謂真人品乃可談真學問矣僕亦常與互相砥礪有存諸心而不敢出諸口者惟反己自修與人爲善八個字耳

謬謂居家居鄉當以父母君父之心爲心入則稱說古昔嘉言懿行令家人環而聽之堂上老親亦少

開顏色出則從州大夫講說鄉約明 朝廷之教化
啟邊塞之愚蒙提出良心風俗少變差可爲先生道
者恃有此耳

天下之事有真事須天下之人有真心無真心而做
真事必不得之數也前讀先生迂闊一說盡乎天下
之人矣而總歸於大法小廉之一語又讀先生妄談
五款盡乎天下之事矣而總歸於治人治法之兩端
今日正坐此弊耳因循者曰力不能也貪昧者曰時
若此也豈無賢豪亦曰掣吾肘矣行不得也大事不

敢任小事不屑爲尙安得復有真心做真事者哉某
竊自愧欲死矣欲以信朋友者信 君父而先不自
信求所以居仁由義不愧不怍如先生首篇教我者
蓋戛戛難之所謂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也若止循分
盡職豈今日之所急哉

書生卽不能爲 朝廷建大功持大議以濟時艱然
而愛人才惜民命書生猶或能之若不大破勢分利
欲關頭則氣不揚骨不勁安有靡靡然唯唯然可任
天下事哉

言言正錄卷一
九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吳芾曰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也

合之可作出處銘

心安則氣和氣和則神永壽之理也

以廉靜寡欲存心以光明正大泄事以文章道義待天下士

以忠 君報 國之心建濟世安民之業

上官培養元氣全在激勸有司有司賢則事不擾事不擾則民生自安矣

艱難困苦遭遇不齊自古迄今不知凡幾返諸屋漏原無愧怍只以義命自安可省多少煩惱此安心之

道也

以求放心爲本以勉強力行爲先以有恒爲要是三
是一但入手把柄用力淺深隨人自得耳如行路然
認得程途不差究竟走到是處若化名心窒忿欲云
云當於存心公私辨之人倫日用間本無新奇之言
矯激之行將從何處求名然而實行之必有名者猶
芳草之必有香非求香也香亦不能自掩耳至於怒
與欲尤不可少一怒而天下安則公一怒而諸侯懼
則私欲立欲達則公欲富欲貴則私正足下所謂止

爭天理人欲者也

誠爲體敬爲工夫仁在其中矣

大庭廣衆孰無正大之容處順居常孰無節義之語
聲色交於前利欲迫於後人品見於是矣然辛子亦
就當日之人言之也若今日見一正大之容必指爲
迂闊聞一節義之語必笑其狂妄久之而大庭亦聲
色居常皆利欲恬然而不知怪矣

立定脚跟閉門守拙反躬自考與人爲善

憂勞危苦正是錯節盤根真種子幾見古人功業從

安樂而成哉

吾輩爲學問只自去得欲斷自然見得理真所示暗室警醒及師戒誡屬吏諸語皆成已成物人我一體之心父之教子師之訓弟不是過矣合申於前而法繩於後貪風其少息廉吏其可爲乎

居鄉勿履公庭居官勿交匪類奉正人君子爲師爲友本天理良心愛 國愛 君文章旣傳理學漸著是僕之所企望者也

好名是學者病卻是不學者藥

人之失學坐不自知耳孔子所云自知孟子所云良知蓋言自知也饑而食渴而飲痛而撫痒而搔人尙不知其飢渴痛痒而况衾影夢寐之間戒懼愧怍之念如魚之飲水冷暖誰知哉僕由此而認之過曰自訟福曰自求孽曰自作德曰自明道曰自得不得賢則自省橫逆則自反好惡則自慊大抵從自知始陳布衣曰真能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萬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違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言言日金卷一
三
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害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則當輕身家

循理守法安命固不佞之平生也書之座右以自箴云贈門下亦不出此今之良二千石 聖朝之所重也濟兵民籌利害誠屬吏相與以有成者是謂循理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輸運無逋欠賢否皆以平心衡量之守法矣人不負官官去留直聽之耳他人或捷足吾甘守拙以俟天下之公論清議自有命在也不佞立身立 朝只以勿欺爲主每清夜自檢有一事

不可告人者卽欺也願門下亦力行之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見人而不見已能言而不能行是學者大病根拔去此根作聖之功備矣

恭敬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身立措紳口談氣節薰心於利欲而道喪其廉恥名之不好安問其實

昔人云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鬪參禪醫想獨牀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余曰對善人

醫惡念交正士醫邪心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為己之學

池能衛城亦能壞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富貴之於

人也何以異是

學不切己精神都向末上去終日問辨以為無不在

道而於道背馳矣斯言切中後學之病

我輩所敦者道誼所勵者學問少年文壇晚歲理路

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教之博文而約禮願與閣下

共之故不憚言之諄切者

右魏果敏公
寒松堂集

每日隨事求仁則此心常在少有斷歇即是自欺但

不敢自欺處即敬即誠即仁至於仁而事畢矣

白東
谷大

司寇
語

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

申島盟
徵君語

吉雲室日鈔卷一 終

吉雲室日鈔卷二

東吳貝省三輯錄

孔曰勿憚曾曰其嚴中庸之寡過孟氏之集義無非欲人復其無過之體而歸於日新之路耳

或曰從上諸宗皆辭旨精深直趨聖域且是以聖賢望人今吾子此宗辭旨麓淺去道迂遠且似以有過待人何不類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雲蔽之也雲開則日瑩矣吾人所以不得至於聖者有過累之也過滅則德醇矣以此優入聖域不更

直捷簡易耶

吾之德性欲圖所以新之此際機權一毫不容旁貸
新與不新自心自見譬如飲水冷暖自知久之德充
於內光暉發於外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厥初用功
全在自已策勵
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於
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

衆見之過猶易懲艾獨處之過最足障道何者過在
隱伏潛而未彰人於此時最所易忽且多容養愛護
之意以爲鬼神不我覺也豈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舜跖人禽於是乎判故慎獨要焉

悔而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
新之不已庶幾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晝不愧影夜不
愧衾在宇宙爲完人豈不快哉

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爲說庶當下便有依據所謂心
不妄用功不雜施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

真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真知有真本體乃有真工
夫有真工夫乃爲真本體體用一原天人無二

歲月易過富貴如電吾身尚非吾有身以外何者是
吾之有須及時自策自勵自作主宰屏緣滌慮獨覩
本真無出入無動搖無昏昧無倚落湛湛激激內外
無物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
迴出此一念萬年之真面目也

爲己之學事事從自己身心上體認絕無一毫外炫
爲人之學不但趨名趨利爲聖賢所棄卽聰明才辨
無一可恃

爲己之學不過明此心體此理修此身此心未發之
前要涵養既發之後要省察總不外日用常行綱常
倫理間隨時隨處體認而已

成始成終不外一敬之一字是聖賢徹上徹下的
工夫自灑掃應對以至察物明倫經天緯地總只在
此是絕大功業出於絕小一心

人之病痛各別或在聲色或在貨利或在名高一切
勝心妬心慳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種種受病不一
而足須是自克自治自復其元苟所病不除卽終日
講究祇成畫餅談盡藥方仍舊是個病人可慨也已

李延平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語乃用功之要也學須從此下手始得力
士人立身無論顯晦俱要有補於時在位則勵德勵行表正人倫於下所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
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
律令最爲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夫豈無謂而云然乎

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飲食男女間見操持此處不苟方可言道方可言學

學則天理常存而人欲弗雜不學則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人禽之判判於此而已

人苟知學須時時向自心隱微處自參自求自體自認不拘有事無事閒中忙中絲密勿輟積久自徹仍須在應感上隨事磨練務使內外無間心境如一方可言學

學非辭章記誦之謂也所以存心復性以盡乎人道

之當然也其用功之實在證諸先覺考諸古訓尊所
聞行所知而進修之序敬以爲之本靜以爲之基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而躬踐之一有缺焉非學也其見
於內也戒慎恐懼涵於未發之前迴光返照致審於
方發之際察念慮之萌動炳理欲之幾先懲忿窒慾
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
正皆所以養其中也其見之於外也足容重手容恭
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
尸行如蟻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爲宵有得動靜有考

程皆所以制乎外以養其內也內外交養打成一片
始也勉強久則自然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
綱常倫理不虧辭受取與不苟造次顛沛一致得失
毀譽不動生死患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如是則心
存性復不愧乎人道之宜始可以言學

立身以行檢爲主居家以勤儉爲主處人以謙下爲
主涉世以忍讓爲主

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
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羣生是之謂明體適用

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此一定之理無足疑者
天道固未易測而錯則決不錯也昔人謂此翁無急
性却有記性此真知天者大抵吾人涉世一生禍福
榮華只看各人存心何如耳存心若正身雖貧賤患
難而自反無愧無異三公之貴陶朱之富心若不正
身雖富貴亨通而自反多慚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
蕩蕩戚戚大體享福受禍之言最爲得之

立身要有德業用世要有功業德業須如顏曾思孟
周程張朱功業須如伊傅周召諸葛陽明方有體有
用不墮一偏

儒者務須斂華就實一味闇修步步腳踏實地刻苦
力詣希顏之愚爲曾之魯篤實暉光行誼媲美古人
人品屹若山嶽可以爲吾道之光可以垂奕世之芳
世人止因居食二端不知張皇了許多精神枉用了
許多馳騫若能於此處看得破於此關打得過則知
貧之一字原無損於性靈惡衣惡食原無妨於學道
瀟灑快樂何等自在周元公有言見其大則心泰心
泰則無不足無不足故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不可出入公門不可管人閒事立身行己以小學為
 金鏡惜寸陰戒佚游堅其志強其骨務思所以自樹
 孤立無助不可苟同流俗飢寒是甘不可向人求憐
 信命安義以禮自律如是則德成品立不愧鬚眉右李
中字徵君
二曲集
 籐蘿生百丈而附麗松栢生一寸而挺然大丈夫不
 可依人覓生活施砥園語
 人能於五倫中遭逆負屈真心忍苦不求人知即此
 是陰德

顏子之屢空武侯之淡泊入道本領在此右張伯珩撫軍語
 時之安危視民心向背欲固民心者勿以兵病民可
 矣有犯令者即按法治罪使知吾等不縱兵以毒民
 則民心固而兵亦戢守則固戰則克誰能禦之李文襄公
語

夫為政在力行不貴多言苟得樹尺寸澤被一方即
 椎鈍少文何病焉
 藜藿之與梁肉等甘也韋布之與文繡等温也蘿屋
 藤軒之與高堂廣厦等安也其未身歷者弗信也

棲岩息澗田畷爲伍有畊斯穫有穫斯飽我無干人
人無我妬無文字徵逐之擾橫琴在膝用述作爲鼓
歌豈不暢然至足也

有一字而關人之死生則含毫以慎出入有一言而
別人之賢否則輟翰以謹是非推之羽翼六經鼓吹
百氏有可以析疑補闕者則抉微茫而定猶豫我不
負墨墨亦許我

伊洛淵源墨說

見修篁怪石高樹婆娑輒解衣坐嘯忻然若有得也
朱陸之立教不同其同歸於性學一也其歸旣同而

不能無異者同源而異流其從入之門徑然也

舉世巧宦遇之以愚則無失足人情刻深與之以愚
則無戒心惟口興戎守之以愚則沉默而不爭位高
則危名盛則毀居之以愚則淡泊而無損至於幽憂
之傷人思慮之耗精雕蟲之漓大道抑之以愚則頽
焉浩焉而得所歸愚之義大矣哉

學道惟苦岐路亡羊門戶高而闔奧薄往往無成若
果鞭心向裏無論大小偏全要得其性之所近猶愈
於燒破空鍋也

居官恬淡寡欲至斷酒肉作苦行僧亦復何地不可
 才足理劇而廉不愛一錢雖荒服蠻陬可格也
 惡動求靜正是動靜未合一處此道要須靜處立根
 久之即動是靜乃為得手
 學道貴身造自得不徒在語言文字著脚
 一寸未成真事業百年虛負好光陰此王文成句也
 以文成學業尚云爾我輩何處生活
 不明性體則學無本源不法先聖則學無規矩此是
 定論與尊德性而道問學相合

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
 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右施愚山侍讀
學餘堂文集

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養德名位素
 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跟不定隨風逐波失
 其生平甚可惜也湯孝先封公語

吉雲室日鈔卷二終

吉雲室日鈔卷三

東吳貝省三輯錄

今學者病在無靜中工夫且向靜中治心一切道理
 自漸有進然此心亦最難認須先認得而治之功方
 有所加此心最虛空無處體貼直是持敬則自有見
 處待見得時卻最實治之功乃不影響待此心既治
 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矣
 先儒令人求未發氣象尋孔顏之樂此語只如和尚
 參禪□一模糊之語令人參悟所以繩鎖人綱約其

言言錄卷三
動擾而引之專靜可也其實未發處最有實體最有
實功徒以氣象言已非中庸本意孔顏之樂乃治心
之味所謂時習之說而朋來之樂也用此功方知其
樂不用不可以預擬也

幼聞祖父之訓茫不知所爲及遭亂亡頗悖家訓鄉
科遇覆試之變恐懼念過思路窮絕方悟家訓爲至
愛此生非聖賢無處放頓又徘徊常說終無入路得
陽明言以立根腳但盡頭一步又是躑躅不踏實地
卻用朱子作煞落今揆之經書乃合符矣

立志存養窮理總是存養一事立志是存養起頭窮
理是存養落腳分之確有次第

問昨一念常在如抱日月之說得毋有禪的意思曰
不可看得太高此語只如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一
般只是各人說來覺別問還得許多工夫方到此曰
不然此是開手不是了手此後方有事幹若用許多
工夫只完此局此周海門王龍溪之說便躑躅不著
實所謂一念常在者卽收放心操則存的工夫心放
不操存在這裏把甚麼去做別工夫故屬第一層最

初工夫但學者往往苦於認心不真故操存亦只影
響須尋箇心之真體是如何方能實有所操實有所
存而心之真體明而已須要他常常明便是常常在
此一點明常在豈不如抱日月乎

寬夫今日看得高只是乍聞做來自平問此後事如
何幹曰公昨所謂要除雜思慮此後正不怕他思慮
雜我此明體正有用處任他聲色貨利來一件便將
一件思索一番窮得他骨露筋出件件如此結果了
一切邪惡皆被我看透堪厭堪憎則永不來矣何

用除他曰雖是第一層工夫先生可是待幾多時能
如此曰也有數年但數年只謂之尋門路及尋得門
路在此方向此行豈不是初入門此後方有事幹耶
今學者正坐終日尋路便說有工夫其實未入門
友曰人只須去惡去盡惡便只剩得有善仲誠曰如
此卻好其奈終去不得曰閑邪誠自存曰字面亦須
講閑是攔擋他不使得入卻是誰去攔擋也閑的便
是誠了只因人將誠字看作成效存字全不置講此
誠卻是要存的存字下口念存得此誠在內有了主

子邪妄自不容他入來觀易語上下文自明友曰學者要靜坐還是靜中得力曰然但不知心體操無所操存無所存靜坐何用曰人只是貴實行曰今所謂實行者只是說修身一節修身容易說不得以先隔致知誠意正心許多工夫學者未見有捉摸處卽所謂實行亦空忙亂也曰可知學必有本曰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問大學條目誠意爲重似是曰先儒多如此說亦只因誠字題目重故爭爲快論其實經文未見有側趨之意若論所重則在致知故先字文法至致知而止可見也曰在明明德又可見也

復趙寬夫帖曰把捉在者裏之說把捉卽操也在者裏卽存也本孔孟之言以俗字代之耳操存此心使在在則明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以應事務則甚便而無所滯也心不在焉便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味是不能應事物而滯也朱子所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便是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自見得分曉常常恁地收拾得這

言言日金卷三
四
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是也凡所云之病皆無慮
矣要之此心體爲一切工夫之大本先立其大然後
可言別工夫昨已面語此是最初第一層工夫入得
此門然後有事幹是開手不是了手所謂涵養用敬
擇善固執皆由此明心做去涵此而養之則用敬也
又復擇善而固執之以增益不能也朱子所謂苟知
放心而求之則卽此求知之處一念悚然此心體用
之全已在是矣由是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
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程子主一之說

曰不之東不之西如此只是中不之此不之彼如此
只是內同是一說尊札所云是越躡欲速成也

問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此際如何下一我字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卻又不肯下箇動字何也且
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與未發是同是別曰邵子此語
不可看得太高只是說此時起善念也由我起惡念
也由我雖鬼神不能測我之起更可由誰也未發之
中當時程子亦未看得倒然語意則是未發之中純

是工夫故云下不得靜字然只是未發亦下動字不得看來雖是工夫只可說靜若動則已發也邵子未起念之說無工夫非未發之中明矣當時邵之學以因物觀物爲至妙不作主意與中庸豫立之說別豫卽中也

勿謂生質有限識力有定每於靜中思病必見所未見而識日精矣每於動中改行必行所未行而力日強矣識力原是工夫何嘗限人人自限之

古之學者見先生正冠則皆相視其冠見先生振襟則皆自顧其襟見先生整顏色則各自默然斂手收足昔孔子一飲食一動息門人皆詳觀之而悟道故子貢嘗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古之師善教弟子善學是以德日進而學有成也朋友亦然昔人有於食坐中見其友轉項者遂不自安曰得毋我有陋乎友曰君無失也乃某哎呼不避席吾轉項以覺之不悟也君何學之勤乎遂拜爲知友善學者鑒人而省已否則人覺之而不知也昔人有慣疾者好於器中翻撥調治滿坐皆爲不食友具實告之曰爲汝著

有口濡也乃翻然悟存心之學自是爲雅儒

學者動曰飲食男女中有性命流行此言不謂不精及察其飲食有放飯者有流歎者有固獲者有調羹擇膾那移取便者有咳噫不避席者故聖人教人學禮所以寓性命之道而動合天人也儒者但以爲不與人爭食爲道鄉黨自好者能之何性命之麤也此方是心學故曰飲食中有性命體之而行之謂之學不知而問之謂之問此力行之實際仁義之根源故愧魂夢者此心敬妻子者此心入而事父兄善鄉黨

者此心出而事公卿忠朝廷者此心若此處學問無實地言綱常說倫理步步皆踏空矣

此學純乎定靜安慮人不睹而己有戒慎人不聞也而已有恐懼無須臾可以離道非性命之流行何哉若此處無學故常覺精神餘閒終日鈔語錄誦格言廣聲氣搜遺文表節孝工辭章古人不以此爲切己之學

存養窮理聖人經書無此分別原是一路工夫心方存時便知些理非窮理而何方窮理時心便收斂在

理上非存養而何故經書說存養處不更言窮理說窮理處不更言存養只緣先儒分了今不與人說箇次敘便生旁歧支節

問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功歸於慎獨此作柄語如何曰此自不差但觀語氣上一語重下一語輕便少操柄不見得力問隨處體認之天理是逐物各具之天理非吾心渾然之天理慎獨方是吾心渾然之天理以此作主是主敬工夫由此方能隨時隨處逐物而體認之曰然如常說不過隨時隨處以慎其獨不

見平日存養便不踏實地故不如聖人語定靜安慮而后能得方有把柄戒慎恐懼於未發而後中節方有把柄

隨處體認天理一語極得機權往往可言而不可行者尚少一層工夫於前也吾言之人終不信只言那層工夫從心的起既隱微而復勤敏人憚之耳

逸菴曰妙哉感物也無利來感我何由成我之義無客來感我何由成我之禮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非出入遂可爲其

言言身身卷三
八
難不可以遽至耳如樹木損一幹一枝雖有傷不妨
若根本則不可也

問知幾難捉摸曰是誤於俗講聖人本說得確實易
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不諂不瀆有何難捉處這便至神
曰神處何如曰方其不諂不瀆這般動作全無吉事
可見亦甚見微弱耳故曰動之微而此其中有無窮
之吉誰能見得君子見之故曰吉之先見君子見此
卽斷然行之不俟終日那時人方笑君子愚怪君子

誕而迨其後身成名立爲萬夫之望只似君子非人
所爲而有鬼神佑之者然何其神也

問人不知而不愠愠如何化曰不愠是工夫著這上
面做不必言化此是爲學者說恐將精神漏泄在外
則學力不純要養得動心忍性有所不爲而後可以
有爲若不知他當愠徒是愚昧

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三字地步寬敞堯舜在萬
里之遠其行去道路原留在者裏任人走的走十里
是十里之堯舜走千百里是千百里之堯舜遠近不

言言日金卷三
九
同同是一路人故曰夫道一而已矣若錯走到桀紂路上便是一里二里也算桀紂了

人雖終日學問得力處只在一旦翻然或一言有中耿先生學志切實一旦予問之曰先生每日間心中覺有新的意思否先生曰否予曰須靜坐存心一番因舉李光弼入軍旌旗變色語畢意如此方有得那旌旗只是此色如何會變只是光弼存心自有見處又因舉某昔日自存心處告之先生退靜坐存心又於動處行處難存處習而存之自此乃大得力發爲

譚論迴自別異曰今乃識得敬字存養字非口講可明他日語予曰所聞講論雖多只是那日得力

問博學詳說詳說卽約字否曰然不講得明白也約不來問反字曰詳說便開了去不開去不明開去在那邊者地裏卻歸復在身邊詳說二字便是審問慎思明辨反約便及篤行問約之以禮曰禮便是文文載那三千三百之禮於冊簡禮將那冊簡上所載行之身文禮不殊而博約則異博只是覽那文約則從那古人文上警懼到我心中遂以繩束我身不敢放

言言日金卷三
肆孔子也只是與顏子將古聖人文詳說之遂以約束他的身心如此則已不叛於道矣而顏子卻又將此文禮不放下久久習熟盡其識力遂自得逢源以見天道而至命矣

人看書若不默存一存便都不省者便是存養居窮理之前了有學者具美質不信存心之學語以先敬之說則云大居敬而後窮理此自是成語何消說仲誠聞之曰不信存心而輕語敬是未省敬字敬字不是恁容易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

是敬字原本定靜安慮方是敬字工夫觀於緝熙敬止釋知止一節可知敬字工夫最細密最有層次學者只緣心麤性急將賢聖大道理欲僥倖而得所以終不得也

逸菴先生曰入手定在一敬字纔不敬便沒了者心便糊塗一些事作不來纔敬心便在者裏便明白事不不差仲誠曰人亦莫不曰敬看來只知戒慎恐懼之大意不達不睹不聞之深情故言敬只是麤字面體驗不到身邊來

學者最忌有止心有成見有止心凡非所素聞卽不問不察雖緊切語亦止皮膚過去有成見於所不能省者則謂不然能省者必且曰吾已知之斯二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逸菴曰此心纔敬便一毫雜念俱屏退多大力量仲誠曰者是眞知敬字實有體驗能有此敬是已天理爲主了卻又不怕雜念生聲色貨利來時便就思索他箇到地窮得他箇惡狀盡永不來逸菴曰此便是安而後能慮也仲誠然之曰沒此敬作主強推去則

無益容他來實助惡他每信不及先務窮理實蹈此病

小人旣得君有權位君子卽無強爭之義彼一言一動皆托君而行君可爭也有托君者則不可爭也觀遯卦否卦可知東漢東林諸君子徒無學耳去小人須我有權須去於彼未得君之日不見不聞

右湯文正公嵩

談錄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于人欲淨盡時驗之旣而曰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工夫最

親切處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反求諸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分曉始得夜坐岳生問曰先儒有因人泛問輒曰汝輩是檢心中疑的問是檢難的問蓋非誠心切問先儒常不輕答

學者最怕是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以實未

泊之身將就冒認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忤而生不愧不忤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于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聖賢學問只在心性上用功譬如種樹日于根本上

言言三目金卷三
三
培養灌溉久之自然暢茂條達縱未暢茂條達根本自在今人只于枝葉上用功外面雖極好看究之全非己有
今人爲學須持心堅牢如鍊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畧不爲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爲人的意思未有不入于流俗者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恒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箇便不濟事

君子慎言語節飲食見得明道者此言語亂道者亦此言語故慎之養生者此飲食害生者亦此飲食故節之
刑之一字聖人每慎言之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噬嗑之明罰敕法賁之明庶政無敢折獄同一慎重之意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萬世用刑之準乎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曰家親而國與天下疏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教家者亦

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節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財用靡侈未有能幾于治者

爲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爲臣而踰乎職分之所當爲亦非君子也欲不至于不盡職任事必須做事欲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爲多事不如省事

天下事惟公而已矣向在潼關時惟于此事甚得力

問潼關之政先生曰惟于保甲鄉約社學義倉四者加之意而已又曰實政錄不可不讀也

天理二字不可不時時體察用力旣久愈見親切從此行將去自然仰不愧俯不忤

諸生能喫苦否喫得苦無事做不來死于安樂生于憂患刻刻當存此念

讀書遇古人疑難大事先須掩卷靜思如我處此何以措置然後看將下去方知古人得失學識方有長進不然一直看去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有何益處

學問之事有爲已爲人之別真修君子樸實做去不求人知人亦莫得而知之直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纔是真實學問故爲已之學聖人有味乎其言之也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卽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已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于激辨舍已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在于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疏况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僞其所爲不越功利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愈多而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于天下後世也

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 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爲首務其所爲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畧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遯世無悶或浮

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
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于飲食器服之
用形于上者極至于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
致也
吾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己意之事物拂
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
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的能致知的本領
亦是天所賦的但人不肯用力耳能致知則意可誠
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

吾道衰頹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欲之根難斷巧偽
之術易工苟非識察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綿綿
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
意見門面套格皆是的然日亡悞人一生

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
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真主腦
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
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
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

言言三長金卷三
二
靠不得書冊卻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真爲吾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

吾輩只是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

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聖賢妙諦不可作言語文字觀

今人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

事繁而處之若簡民詐而馭之以誠

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
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足下識力堅定宜靜重養
望勿逐時好相競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
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無才勝德真座右銘也
幸勉旃而已

右湯子
遺書

吉雲室日鈔卷三 終

吉雲室日鈔卷四

東吳貝省三輯錄

易與詩書最務精熟三禮三傳隨分誦讀西京東京
文極醇厚唐人之雄曰韓與柳北宋文章於唐有烈
歐蘇條達曾王峻潔擇其尤者含咀英華將來融洽
不名一家諸子之粹亦可采焉荀卿論學莊子譚天
仲淹中說子雲法言偉長中論康節外篇與指竒辭
手錄心追醇疵小大默而識之周程張朱至爲精鑿
孔孟通津經書正鵠易通正蒙性書學論以逮雜聞

微言至訓並須熟講益以精思篤嗜深契尚友選師
義理昭明庶幾不畔窮經觀史靡不貫串猶有餘力
列代詩騷搜春擷卉以詠以陶如是讀書方有根氏
文學德行實相表裏勸學箴

武公九十猶曰小子伊川涪還聰明未止須知聖賢
何故如此後之學者志逐氣衰日昃之離云胡不摧
心無退法乃與道歸待文而興匪直也民廢於中途
千載同淪自知是勵昔人所尊先病後瘳蓋喻晚節
人能自新鬼神所悅新之又新咎戾斯雪榮華顛頓

誰其免茲消息盈虛委命於時惟是善惡不可不思
一夕之旅便仰顏色樊鳥羈牛心焉安息一朝終身
君子是擇念來無端書之無緒天者難明我也無具
分陰可愛上哲亦懼惜陰箴

少小之時謙謹是尚動則畏譏言則懼謗傲不可長
志不可蕩使人視之如璞未錫毛詩有言維莠驕驕
童子佩觿古人所嘲柔顏捫舌聖賢猶勞矧爾小子
而敢於高父祖艱難供爾衣食便自放肆而忘檢飭
性既漓薄質又乖逆幾何不為敗類兇德湖山諸子

驕慢成風汝等又然恐替吾宗今與汝約改過於蒙

再罔悛心吾不爾容

誠家後箴

勿避強以逞豪富之奸亦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務令訐告稀少閭里相安則風俗之歸厚也有日矣
當失意而戚戚者由於得志而喜也處貧賤而隕穫
者由於富貴而驕也臨患難而震喪者由於安逸而
樂也故得志而不喜則失意而不憂矣富貴而不驕
則貧賤而不沮矣安逸而不樂則患難而不懼矣當
逆境之至而用其力也難當其處順而為之地也易

故圖難於其易則立身也豫

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
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九閔不相能者
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
外人間之漸而陷路不如故衰原隰急患難者聖人
猶以為情之至而系之經也

樂道人善不訐人惡

右李文貞公榕村集

學問在乎知非境遇在乎知足

善用機者其受困也以機善用讒者其被害也以讒

機多氣麤求密反踈

學問日深言語自然到簡處言語日簡學問自然到深處

常見時人惡人規正則大相攻訐吾以為未達也與其受天下後世之指摘何如就一人之切磋為得乎吉人之辭寡非但行多言少也即終日言亦自要而不煩

惟忍足以治心惟恕足以治事惟平足以自服惟公足以服人

愛人不以理適足害人惡人不以理適足自害

施恩不濫則恩有常受恩不貪則怨不作施恩不驕則怨不招受恩不忘則恩必長

簡靜二字治心則心一治事則事裕治民則民安

水無不清停之斯驗矣民無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驗矣

國去其害則雖不興利而利已興矣人去其病雖不養身而身已養矣

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害之不除雖有利而無濟

右魏善伯

處士
文集

人之性情莫病於躁躁根不除百病相導惟躁則急
志在速得偶不稱心憤怒盈色惟躁則狹百憂來集
小事小故不能容納躁則無禮舉動麤鄙尊卑乖常
漸失綱紀躁則傷德不知愛物下我之人恣意嗔責
躁能損身病疾叢生火氣上爍如灼如焚躁能敗名
事不經心未爲惡事先出惡聲躁能害嗣生育不孳
如彼炎方草木枯死惟躁之人至多罪愆不知省己
尤人怨天惟躁之人罪愆至多天怒人責災害則羅

爰有藥言去躁之方勉爾和順去爾傲剛靜則思理
動則持氣忍之一時利之終世上畏於天下畏於人
古之賢德至今令名嗚呼戒哉慎汝動處賢愚禍福

爾惟自取

躁箴示
內作

無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無役天下之理以護
一己之過

聽人談論於我所謂是者不可遽爾贊嘆所謂非者
不可遽爾辯駁須要仔細體認一番

不經疾病不知健時之康也不歷患難不知平時之

言言日金卷四
五
福也不跋涉泥淖不知除道者之功也不阻絕津梁
不知濟航者之德也不設身處地不知人之有不得
已也不知人論世不知事之有不得不然也不臨文
受窘不知平日學問之優愆也不臨窮遇報不知隨
事種德之利益也圖維屢有不足而後知養我者之
恩也思索屢有不通而後知教我者之德也憂讒而
後不敢輕乎毀被痛而後不敢輕於刑也見佻巧者
之可鄙而後知大雅之可貴聽滑稽者之易厭而後
知體要之有味也不親其事不知任者之憂勞不監

其功不知造者之煩苦也不臨期遇變不知固執之
難憑不力竭無計不知責備之難盡也我憚於改過
當知責人之貴輕我疾惡太嚴當知責己之貴重也
我受誣仍有不白當無以事棄人我受德而多所不
覺當無以理責報也故曰人恒過然後能改禍福相
依疑悟相長可不誠哉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偽舉步動念犯此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
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

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於其間又其次也
水不清者其調物也不鮮質不素者其設色也不妍
平淡乃絢爛之極寂然爲大智之原尺蠖之屈以求
伸也鷲鳥未擊不能勝其身也礪鑿者至昏治至明
濯灰者至滂治至清君子於此觀天地萬物之情焉
施恩之人有始而鮮終受恩之人忘恩而記怨二者
皆常情也君子不可不戒

身非不可逸也而勞至則不堪矣口非不可甘也而
苦至則不堪矣性非不可任也而禮法至則不堪矣
心非不可閒也而事理至則不堪矣安樂非不可耽
也而患難困苦至則不堪矣富貴非不可居也而貧
賤至則不堪矣得意非不可快也而拂逆至則不堪
矣豫謀非不可已也而造次至則不堪矣蓄積非不
可緩也而用至則不堪矣任適非不可據也而不得
不然至則不堪矣精神非不可越也而衰至則不堪
矣辨言非不可尙也而數窮至則不堪矣好勝非不
可豪也而遇敵至則不堪矣故曰有餘不敢盡盛美
難爲繼是以君子治之以當然防之於未然

右魏疑
叔徵君

志善不求福為善不專己力善不辭貧廣善不擇物久而弗懈天必應之乃古人自求多福之道也

聽言之道氣不虛則善言不得入心不細則義味不得出如唯唯諾諾一槩是聽是與不聽等矣

人之病各有所鍾當識吾病之最深且固者何在凡行一事出一言輒內省曰得無蹈是乎久則日損損至於無矣

近世之儒言體而不言用卑薄事功要之無用即無體耳愚謂當以治法驗道法以躬行徵涵養以知非改過見力行爾

郡縣之吏在於慈明撫字省府大僚在於清屬察奸

虛懷足以消矜靜度可以藥躁

右魏和公處士文集

不能受逆耳之言者則必以己為是以己為是則過不得聞過不得聞則日驕蹇恣睢習而長之則妄為妄言狠已傲人逆父兄之訓拂師友之規內之成隕墜之行外有僇辱之害皆由惡逆耳之言馴至於是也可不懼哉是必敬承長者之訓而力行之知規切

者為良友益親之愛之氣質之萌必自省察之曰不

可不可然後有瘳

魏敬士處士語

令者邑之父母古人慈愛鞠育若其子然吾悉用古

人法治之當無有不感而化者

黃方振農部語

幼不習學老時悔富不惜福貧時悔酒不節飲醒時

悔閒不戒賭輸時悔健不養生臥病悔忿不顧身傾

家悔善事因循臨回悔惡念纏綿墮落悔

宋維新茂才八悔警

言

保民者當規其飢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偽蓋無

偽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

即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

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

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

譴呵即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

民無常性習俗則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使

其日聞善言自將感慕而為善行風俗漸淳人心漸

古又安得有萑苻之劫掠輕陷法網哉

人當惜福為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但覺受用無窮

膏粱紈綺實不解有何可戀

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飢寒足矣不知世

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為計俸入自給

有餘要錢何用

右于清端
公政書

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自恃

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倣禍不可言

矣

陸叔因
茂才語

今人好以清自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

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一毫不蔽兼之者斯可謂

清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人將安賴

趙恭毅
公語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

孫則心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

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即勃然怒一事

之違即憤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

車也小則亾身大則殘家

居富貴常憐困窮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思知足
未來常思戒懼寃結常求解脫衣食常思來處起念
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
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聽言
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
凡橫逆當前只順以受之不必動氣忍得一番橫逆
便增得一番氣度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渾厚

乍交不爲小人所悅久習不爲君子所鄙乃可見品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
迹不必誅其心

右張文端
公敦行錄



天除玉屈

